

刘子成
纪实文学作品选

刀光血色
鬼域情魔

悍匪



刘子成纪实文学作品选

悍匪

(原名《座山雕世家》)

刘子成 杨居范 著

哈尔滨出版社

书 名 悍 匪
作 者 刘子成
责任编辑 宋玉成
封面设计 杨 群 李 栋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印 刷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67千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639-181-9/I·32 定 价:16.80元

善恶之鏖战

——序

序，吾未作过；今友命属，乃试为之。

刘子成同志的创作，质优量众，十几年工夫下来，已积累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而且形式多样，种类齐备，确是一位北大荒文学的突击手，多面手。据我略知，其主要著作有：长篇十部、中篇八十部、报告文学四十余篇、电视剧电影百余集（部），短篇未细统计。其中有的得过国际大奖，有的得过国家和地区重奖，光奖状即达三十多方，可见其作品的影响和份量。

近，出版社要为其出版三个系列的选集，仅《大案纪实》系列，即有四卷之多，百余万字。可谓洋洋乎大观矣！这四卷中的一些作品，读者盖不陌生，因当其发表之初，多曾引起过轰动效应，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至今尚有余响。

刘子成同志这类作品，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我想简略地点出：

一、它的及时性——也可以说是时政性。凡我市发生的此类大案、要案、奇案、怪案，皆躲不过他的耳朵。他不但自己带过枪，他的几位亲属至今仍为现役公安；尤为重要的：公安上下领导，皆视他为编外一员大将，有事必邀之，不请也自来。许多作品的形成，几乎是与案件的破结同步完成的。这一特殊条件，我看为一般作者所难具备。

二、它的真实性——也可以说是纪实性。既纪实，就不能

失实,这是基本原则。因此他此类作品,绝不许虚构假想,添枝加叶,即所谓“艺术加工”。现实大案,真名实姓,凿凿有据,作品与案件都得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为臻于此,子成往往要跟踪案件的全过程,参与追捕、预审、取证、提监……等等,以确保其作品的真实可信度。

三、它的艺术性——也可以说是可读性。纪实文学,是否就排斥艺术生动性?非也。子成恰能做到:可读性强、感染力强、警示性强——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人物刻画,特征突出,毕肖其人。心理描写,细腻缜密,纤毫可察。揭示案件深层隐密,追寻线索曲折发展,其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之态势,当然会激起读者的悬念期待。

我举此三点,绝非子成此类作品的特点全貌。我深知,他的创作思想,是置根于深厚的现实主义原则;我认为,这正是他的成熟之所在。为人生、为社会,绝不讳言自己的政治性和倾向性,这是在商品意识大潮冲击下的、最可宝贵的独立品格。当前那种无病呻吟的、虚无迷惘的、享乐至上的……等等流行病毒,四处蔓延而见怪不怪,但在他的创作上,尚未看出受到感染和侵蚀的迹象。我愿他,能固守住这一片纯洁的圣土。

我和刘子成同志共事多年,手足胼胝,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们一起滚爬跌打,有时彻夜对床论辩,每每为培养出一个新人而雀跃,为发现一篇佳作而击掌。忆及此,为人作嫁衣裳,不亦甘而乐乎?子成之为,更令人啧啧称道,他热血直肠,助困扶危,待人醇厚,尊师爱友,颇有古侠义之风。每次与他一起外出组稿、办班,皆会留下一串串的义举故事。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热心人、忠厚人、直爽人、实干家。

当他的《飞来的仙鹤》初稿完成时，我就感到他在写作上有一股灵气，在文笔上有一种大气，在事业上将成为大器。受一时冲动的驱使，我曾赠其一首五古《鉴友》诗，寓亦祝亦戒之意。记得拙句为：

黄土贵于金，插柳遍成荫。

竹节笋前作，松老不烂根。

马有失蹄日，鹞子会翻身。

龙行云带水，虎死尚有神。

莫望满时月，潭深可照人。

子成正当壮年，苦恋乡土，热爱生活，文思泉涌，文笔正健，我衷心祝他佳作叠出，层峦更上，今，仍以此诗赠之，期以虚怀、奋进、黾勉焉。

是以为序。

陈 昊

1998. 3. 12

总 目 录

· 悍 匪 ·

- | | |
|----------------|---------------------|
| 第一章·座山雕出世/1 | 第十七章·捉肉票/123 |
| 第二章·比枪法/6 | 第十八章·双龙大吃惊/126 |
| 第三章·夜袭锅盔山/18 | 第十九章·老胡子教训小胡子/130 |
| 第四章·一枝花/27 | 第二十章·一枝花闯山/135 |
| 第五章·冤家结世代/39 | 第二十一章·蝴蝶迷用计/145 |
| 第六章·翻手雨为云/46 | 第二十二章·谈女色,同胞动干戈/150 |
| 第七章·郭黑子没死/50 | 第二十三章·老黑云用计/157 |
| 第八章·蒙面人/54 | 第二十四章·害人反害己/162 |
| 第九章·座山雕放火/66 | 第二十五章·占山好毙命/168 |
| 第十章·幸遇孟老三/73 | 第二十六章·翠红女被擒/173 |
| 第十一章·越向双龙/78 | 第二十七章·一枝花布阵/178 |
| 第十二章·离间/83 | 第二十八章·山寨卜吉凶/182 |
| 第十三章·受骗新玉山/96 | 第二十九章·座山雕扑空/187 |
| 第十四章·自家入连环/101 | 第三十章·一枝花烧山/191 |
| 第十五章·胡子碰上兵/106 | 第三十一章·老黑云被擒/196 |
| 第十六章·妓女动真情/118 | 第三十二章·郭黑子得意/201 |

第三十三章·黑云岭灯灭/206

第三十四章·小胡子自立/211

第三十五章·鬼子要剿匪/216

第三十六章·座山雕招兵/220

第三十七章·青山好夜行/225

第三十八章·二人转越唱越热闹/230

第三十九章·鬼子兵血洗闹枝沟/239

第四十章·夫妻双被擒/243

第四十一章·座山雕义救闹枝沟/248

第四十二章·蝴蝶迷被骗/252

第四十三章·野味斋,胖掌柜逃楚/258

第四十四章·落难不低头/262

第四十五章·力劝座山雕/265

第四十六章·胡子劫法场/269

尾声·独闯威虎山/275

后记/277

·走下威虎山·

引子·激情伴我颂英魂/281

第一章·智取威虎山以后/284

第二章·追剿残匪/291

第三章·夜宿大车店/295

第四章·夜闯锅盔山/315

第五章·重返夹皮沟/331

第六章·浸血的黎明/339

第一章

·座山雕出世·

黑云岭,位于黑龙江省东北角上的丛山峻岭之中。它像一颗纽扣,连接四大山脉:南起小兴安岭北麓;北至长白山脚下;西接完达山山脉;东邻张广才岭端。

这里,四大山脉的交会之处,林木葱茏,气候宜人。

历代的土匪,响马,胡子,山寇,盗马贼等多啸聚于此。

几十年来,座山雕的祖父、父亲独占黑云岭,枪多,马多,人多,兴旺发达,官兵几次进山搜剿,均遭惨败。座山雕出世之前,他的祖父老黑云,父亲白毛熊,在丛山峻岭里已是名震八方。

1905年初,由中东路事件引起的俄中战争,东北军阀战败,在《伯力协定》签订之前,座山雕的祖父老黑云,单骑下山,绑走了俄方铁路

副总设计师渥伦斯基一家,使协定推迟三个月后在伯力签订。

后来,张作霖曾发兵进山,结果,损失了一个独立营的兵力。

再后来,吴俊升(绰号吴大舌头)奉命进山,可他的兵马还没等把黑云岭围住,他的老家——齐齐哈尔市督军府及洮南的大本营,两处同时起火,他不得不慌忙回救老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少帅张学良进山剿匪。但是,他的一彪人马刚出行营,大帅府便告急:刺客出没内府,来无影去无踪,一镖扎来帖子,上面写着黑话:发水(兵)必灭大帅府……

按着少帅的胆识与气魄他还是决心兵发黑云岭。可事情又不那么简单,与张五爷一同给大帅张作霖当保镖的磕头弟兄老黑七托人捎叶子(信)来,讲情:响马不踩马!

其意,不言而喻,你父张作霖起家不也是绿林响马吗?“响马不踩马”——这是绿林中的一条规矩。

因此,这丛山峻岭中,座山雕世家活得痛快,滋润。杀、抢、绑、砸随便。

但,他们也自己有自己立的规矩,不能“横推竖压”,犯者,就地正法。用胡子的黑话说就是“插(杀)了”。

“横推”——是指办事出乎常理,太不近人情,人家既已告饶,不可逼得太甚;“竖压”——指用强迫手段欺压妇女。

1931年冬天,黑云岭下了一场特大的雪。那雪铺天盖地,把大山、把树林全都埋了起来,不见踪影,就连千年的老松,也被积雪压断了枝头。

第二天,雪过天晴。

座山雕的爷爷老黑云,清晨起来脸上捂着常年不摘的面罩,身穿黑缎子长袍,肩头上驮着那只随座山雕在大雪窠子里降生时的哭声而落到黑云岭山头上的大山鹫,走出山洞,放鹫啄蛋。

他先把山鹞一扔，接着抛起两只鸡蛋在空中，让山鹞的勾嘴去啄吃。

那鹰神眼睥视，利爪一抓，捉住抛在空中的鸡蛋，抓破蛋壳后用勾嘴啄着蛋青和蛋黄吃。

当老黑云把握在手里的两只鸡蛋，刚刚抛向空中时，突然，“砰”“砰”两声枪响，鸡蛋还没等凶猛的山鹞去捉，就被子弹击碎了。

害得猛禽“嘎”一声惊叫，用力拍打着翅膀，掉下几枚黑白相间的翎羽，瞪着在阳光下闪亮的黑黄眼睛，打着旋地飞来飞去，要寻找那位打碎鸡蛋的人去啄。

放鹞人老黑云，忙一声口哨，制止了山鹞的逞威。

那山鹞就又飞回来“嘎、嘎”两声告状似的惨叫，盘旋着落在蒙面人老黑云的肩膀上。

老黑云左右看了看满山积雪，冲一棵高大的老松树上“哈哈”大笑几声后说：“三儿，你是爷爷的好孙子，下来吧！”

但，松树上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老黑云站在雪地上细心听听动静说：“再不下来，我可要放山鹞擒你了。”说着，他假借伸手去撩棉袍之际，突然，甩手枪响。

这一枪，打在他背后一个雪岭上。随着枪响，雪里惊跳起一人。

此人二十余岁，皮的坎肩，皮的套袖，腰插双枪，略长的紫红色脸膛，一双浓眉，浓眉下一双狭长的大眼睛——他，就是座山雕，真名张乐山。

他到底没能斗过他那位终年蒙着面的爷爷。被老人一枪打得从雪窝子里跳将起来。

老黑云问：“三儿，你大哥，二哥他们呢？”

座山雕笑了笑，说：“爷爷，枪响才见物啊！您想让他们出来

还不容易，扔鸡蛋啊！”

老黑云微微笑着，手捋稀巴扔登的几缕山羊胡说：“那，你们小哥仨儿，可得比试比试，谁枪杆子直溜（枪法好），我好给他找点货，单独喂喂（找点土匪干的勾当）。”

“好！”座山雕喜悦地抽出匣枪来，说：“爷爷，您扔吧。”

老黑云站着不动，摇摇头。

座山雕明白了，他转身跑下雪岭，来到早就在此地牵马等候的大哥盖江东（真名张乐天），二哥占山好（真名张乐海）面前，说：“快！上马，爷爷在那块儿瞭着呢。”

于是，三匹快马，四蹄蹬开，上了雪岭，直冲山下大青石旁站着的老黑云处跑去。

他们在马上，早已把匣子枪卸成零件，要等见物时，手装匣枪，马到枪响，击中目标。

跑马打飞蛋，这是当胡子出山之前必过的一关。否则，一辈子也不许单人独马闯江湖。

三匹快马，飞奔着下了雪岭。

青石旁，老黑云两只手抓着六只鸡蛋，他在三匹快马跑来的前方，抛蛋出手。闪电般，三只匣枪，五声脆响，六只鸡蛋全被击碎，击飞。

老黑云疑惑地问：“为什么五声枪响？”

老大盖江东，老二占山好，各开了两枪。

座山雕把匣枪扔给爷爷，怡然自得地说：“爷爷，我只开一枪，打了两个快落地的串蛋！请爷爷验枪。”

老黑云接枪一看，顿时愕然，问：“你还能打吗？”

“能。”座山雕肯定地重重点头。

老黑云把匣枪递给他后，“噌，噌”又把两只鸡蛋一先一后抛向空中。

座山雕则不慌不忙,当看到两蛋一先一后将要落地之前,一枪击去,两蛋粉碎。

老黑云异常兴奋,拍着座山雕的肩头说:“三儿,出山!干大事,爷爷点头了!”

第二章

·比枪法·

座山雕出山了。

但,他的大哥、二哥不服。盖江东是老大,是老黑云的长孙,岂能容这个排行老三的上欺下霸,肆意而行?老二占山好则不太愿意惹这位三弟。他感到他太生性,太野蛮,简直到了四六不懂的程度。

为了比试枪法,小哥仨儿隐在黑云岭下的一片榛柴棵子里。因为眼前是一条河,据瞭水的报:天亮前有一辆爬犁驶过去,傍晚必然从此路再回来。大雪封山,正是胡子们猖獗活动时。

“啪! 啪啪! ……”

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震落树上的树挂与积雪;惊飞栖息在树梢上的飞龙;吓跑在寻食的野鹿;一只花脸老狼立在雪地里十分警惕地竖起尖耳朵。

一辆打马如飞的爬犁，沿着开阔的冰封河面拼命疾驰。上边坐着五个戴狗皮帽子穿老羊皮大衣的胡子，都面色惊慌地端枪向死死追赶他们的马队频频射击。他们心里都清楚，面对后边舍命追赶的马队，求生的一线希望在自己手里的枪……

三匹快马呈弧形迎着寒风，迎着飞过头顶的子弹如箭离弦般向马爬犁逼近。居中跑得最快的大青马上是头戴貉壳帽子，颈系狐狸皮围脖，身穿羊皮背心，腕有虎皮套袖的胡子座山雕；左边枣红马上是同他装束相仿的盖江东；右边沙栗马上是身绸缎棉衣的占山好。三人都是马佩金鞍，手持双枪。

很快，被催动的三匹快马如流星般逼近马爬犁。

马爬犁上的五个胡子见势不妙，更加慌张地打枪，弹壳像蹦豆一样的连连跳起。

“都端住枪，打最前边的马！”帽子已掉的老板子提醒着同伙，边举鞭狠命抽打狂奔的马，边回头甩枪射击即将追上的座山雕。

双目如雕的座山雕猛地一缩头，就势来个镗里藏身，然后快如闪电地追上马爬犁，从马脖子底下，递过枪去。

“叭”的一声，老板子手中的鞭杆被击断。老板一回头，把半截鞭杆向身后的座山雕掷去。

座山雕手疾眼快，俯首躲过飞来的鞭杆，催马与爬犁并行。随即一举枪，照拉爬犁狂奔的马腿打去。

“咕咚”一声，马跌倒了，木爬犁上面的五个胡子扣在雪地上，一个个鬼哭狼嚎，棉帽、棉手套纷纷滚落地上。

立时，被收住缰绳的三匹快马前蹄竖起，长嘶声声，团团围住马爬犁。六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五个连滚带爬的胡子。老板子贼眉鼠眼地擦擦脸上的雪。把手悄悄伸进腰内，猛地一抽枪，“叭”的一声，被座山雕击中腕子，手枪落地。其余胡子见状，都

乖乖跪地听候发落。

这时，后面气势庞大的马队冲上来，形成包围圈。胡子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双手端枪，一只只黑森森的枪口对准地上的五个胡子。

“我们靠窑(就是领人投降入伙)！我们靠窑！”被打折腕子的老板子为了保命，顾不得钻心的疼痛，绕圈冲每个马上的人磕头。雪地被他趟个圆沟，也留下一圈鲜红的血迹。

雪地上—胡子望一眼老板子磕头求情的软骨头样，轻蔑地说：“看你这熊屎操样！要砍要剐随他们便！二十年后起局(占山为王，往往是几个人合伙动手)又一条好汉！”

“我家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呀，我要睡了(‘死’字对土匪非常忌口。遇到死就说‘倒了’、‘睡了’或‘老了’)谁去照料呀？”老板子捂着滴血的断腕，冲蔑视他的人咆哮。

座山雕双目冷酷地扫一眼断腕的老板子，又在另外四个胡子脸上扫一眼，显得有些失望。

“嘎！嘎！……”

一声瘆人的雕叫，马队像接到命令一样迅速闪开一条缝。后面缓缓上来骑马压阵的白毛熊与蒙面人老黑云。蒙面人骑一大黑马，披一黑色斗篷，肩上落着一只凶猛的山鹫，头上黑色面罩—空隙处射出两束绿莹莹的凶光。恰似一死神降临。

雪地上的五个胡子见到这蒙面人，身子下意识地抖动一下。他们只是听说并没见过这心狠手毒、杀人如麻、深居简出的黑云岭的老当家的。

座山雕打马来到蒙面人马前，指着雪地上跪着的五个胡子：“爷爷，没有郭黑子！”声调有一丝遗憾。

提起郭黑子，蒙面人的牙齿就错得咯咯响。抓到郭黑子给点天灯、活剥皮方能解他心头之恨。不亲手杀死郭黑子，他是死

不瞑目。今天不能抓到郭黑子在他预料之中，他斜楞一眼雪地上的五个人，有些不悦地问：“乐山，金大猪羔子那帮王八犊子呢？”

“都让我挂树上了，等您老人家去瞭一眼。”座山雕抬眼一望远方的雪岭。

蒙面人鬼火似的目光像被拨亮一下，说：“乐山，是我张家的后代。你妈没白把你生在大雪窠子里，你爹没白给你报号叫座山雕啊！”

座山雕听到祖父的赞赏，面色依然冷冷的。可心中却很得意。他知道，爷爷不轻易夸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

脸上有一大斜疤痢的盖江东也打马到蒙面人马前，问：“爷爷，这肉票咋办？”

“问你爹！”蒙面人不屑一顾。他抚抚肩上的山鹫，一抖缰绳，掉过马头，走了。

白毛熊望一眼蒙面人的背影，然后面向盖江东：“乐天，你是老大，该懂得咱们家的规矩是从来不设秧子房的。”他冲被枪口逼着跪在冰面上的五个胡子，一仰头大笑不止：“哈哈……”

“爹乐了。乐山、乐海，把这几个王八操的插了！”盖江东冲座山雕、占山好一挥枪。

“饶命！饶命啊！……”老板子面无血色地大声哀叫。

“哒哒哒……”

胡子们一个个瞪圆眼睛端枪射击。放鞭似的枪声淹没了求饶的哀号声。

立刻，冰面上跪着的五个胡子七扭八歪地倒下，血水染红了一大片坚冰。断腕人的双眼被子弹嵌出，留下两个血糊糊的洞。

座山雕收起乌黑的双枪，插入腰中。他的脸仍像严冬一样冷酷，鼻孔冲出雾一样的气流。